



左上图：张鹏程夫妇给女学生梳头。

上中图：张鹏程和孩子们坐在校园里的小水池里，那里是孩子们学习之外的乐园。

上右图：课间孩子们喜欢和“白发校长”玩耍。

么饭、换什么灯泡，谁家的情况，张鹏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好不容易抽出身来，已近中午。访谈在二郎庙小学右手边那幢楼角落的房间进行。

这个房间不大，不到十平方米，只够放得下两张办公桌和电脑，是全校12名老师唯一的办公室。唯一，意味着条件有限，需要老师们轮流在这里办公。拥挤或有客人时，老师们抱着一摞作业在水泥楼梯上、木凳子上批改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办公室靠墙放着一排黑色椅子，算是个待客的地方。“这幢楼是综合楼，几间教室主要给幼儿园学生用的。”张鹏程比画着说。

综合楼，言下之意不是标准的教学用房，日常教学过程中难免遇到窘境。“一碰上雨天，上厕所就很难，孩子太小，公共厕所所在操场旁边，就需要老师一个个陪着过去。”但，相比三年前，二郎庙小学面临的难题，可能还不止“上厕所”这一个。

2018年9月，张鹏程临危受命，回到二郎庙小学任校长。当时，他已在乡村小学任教六年，二郎庙小学是他的母校，却濒临关停。一位老师回忆说：“当时学生人数一下子从130多人减少到22人，要是他晚来一个学期，这个学校就没有了。”

接手学校后，张鹏程打算实施

“拯救行动”，硬件修缮尤为紧迫。那时，学校教学楼墙体破烂，到处是学生按的手印；房顶漏水也严重，下雨天，水能从二楼漏到一楼，根本没法上课；仅有的几台教学设备也坏了，电线扯得乱七八糟，看着很不安全。

校园里没有操场，像个荒院子，野草长了半人高，一片破败。

像二郎庙小学这样的乡村小学很多，政府批钱周期较长，张鹏程等不及便自己先出钱垫付。他给妻子田丽歌打电话说，想拿些家里建房子的钱，没说具体数目。妻子以为用不多，就答应下来。“做楼顶花了1万多块，里外墙粉刷1万多块，电线改造也改了不止一次。”

硬件修缮好了，张鹏程去家访，发现家长对学校失去了信心。于是，他决定改变——开办幼儿园，小学再引入寄宿制。因为在二郎庙，留守儿童很多，父母外出打工，孩子只能跟着爷爷奶奶。村里没有幼儿园，老人就骑着三轮车把孩子往偏远学校送，有人还掉进过沟里。

张鹏程正是在那时候长了白发，添了皱纹，他花光了本该用来盖新房的积蓄，又借了债，到现在，还有11万元没还清。当时，田丽歌在浙江一家早教中心打工，年底回到家，发现新房子没完工，有些生气地埋怨道：“你看你自己，连个家

都没有。”

原本新房子计划在2019年年底入住的。张鹏程和妻子冷战了好几天，最后妻子表示理解。2020年，田丽歌释怀了房子的事情，干脆辞掉工作回到河南，在二郎庙当起了生活老师，真正加入到丈夫的阵营。

“他压力太大了，我心疼他，怕他身体吃不消。”

校园里有一片空地，夫妻俩琢磨着给孩子建一个玩水的池子，又买了二十几棵梨树。“春天种的梨树，孩子们和爸爸妈妈说，等你们回来吃梨，留给孩子一个念想。”从那之后，每隔三四个月，从来不玩抖音的张鹏程，就这样开始简单地记录着学生们的校园生活。

后来，“鸡腿姑娘”的视频火了，捐助与爱心，一夜之间涌入学校。在政府资金扶持下，校园整体翻修，环境越来越好。综合楼对面的空地，他打算建一层500平方米的一体化教学楼，用于幼儿园教学。“估计明年9月，学校整体面貌就出来了，房子就够用了，所有缺口也补上了。”张鹏程说。

像二郎庙小学这样的乡村小学很多，政府批钱周期较长，张鹏程等不及便自己先出钱垫付。

最好的教育是陪伴

二郎庙小学教学楼后面，是整修好的水泥操场。90后的支教老师